



桥牌讲座

〔美〕马歇尔·迈尔斯 著
汤尔昌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桥 牌 讲 座

——一种逻辑推理的牌戏——

〔美〕马歇尔·迈尔斯 著

汤 尔 昌 译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桥牌讲座

〔美〕马歇尔·迈尔斯 著

汤 尔 昌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1/8 字数 240,000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7072·1174

定 价：0.84 元

译者的话

桥牌是一项较量智力的有益活动。从1978年11月国家体委首次在北京组织桥牌邀请赛以来，这项活动已在我国广大群众中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为了提高打桥牌的水平，有必要借鉴桥牌运动开展较早和较广泛的国家的经验，以利于我国广大桥牌爱好者进一步总结经验，探讨桥牌运动的规律。

马歇尔·迈尔斯是美国著名桥牌手和桥牌作家。他在青年时期有过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在桥牌游戏方面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了不少书，本书是其中之一。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生动活泼的谈话法，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分析、推理，讲授桥牌游戏知识。多数章节末尾还附有提问和答案。

打牌的顺序应是先叫牌、定约，然后出牌。然而本书却是先着重讲述打法，后讲叫法。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先一般地有了打牌的知识，才能懂得叫牌的意义，才能真正学会叫牌的门道。出牌是在既定的格局下组织战斗，主要是策略和战术方面的工夫；而叫牌是决定战斗格局的战前侦察和决策，主要地要求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因此，本书对于初学者是一部从入门到登堂入室的阶梯；对于久经战场的桥牌手和教桥牌的人，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来研读，也是很有兴味的。

前 言

要具有“数学头脑”——不论是哪一种——才能成为一位好的桥牌手，这似乎是一般的看法。一百副牌中或许有一副牌是需要有一些概率或百分率基础知识的帮助，才能打出最好的水平，而其余的，则只要学过二年级的算术就足够用了。如果“数学头脑”是指逻辑思维而言，那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桥牌上的推理并不复杂，一般水平的桥牌手，在很多副牌中，只要经人多次指点，他就能理解他应遵循的道理。所以，桥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只要你正确领悟所有这些指点，其中总会出现一条规律，并能引导你正确地去打牌或叫牌。

有很多书给初学者罗列了不少规则，让人死记：这样叫牌表明多少再叫点，那样叫牌表明多少支持点；一次再叫套，不能低于 $KJ \times \times \times$ ；最低限的适当支持牌是 $Q \times \times$ ，但在经过再叫的情况下， $Q \times$ 就够了等等。确实有必要去学习一些规则，也确实有用，但我认为强调死记硬背是件伤脑筋和可怕的事。一个人要是这么学习，在遇到了超出规则范围的，或者，根据常识就能明显感到规则已不适用的情况时，他就会无所适从。此外，也容易把一项规则与另一项规则搞混了。因此，本书所强调的是规则应用的道理。

一般桥牌书上常用的玩牌方法是从如何计算牌点开始——要多少点开牌和多少点应叫。你虽然记住了这些规则，但不知道要这样做的理由，因此，当看了两手牌，写书的人告诉你可以完成4个红心的定约（因为两手牌共有26点）而你却是犹豫不决，不知叫4个红心是否正确。这就是因为你对该怎么进行打牌，心中仍然无数的缘故。

本书和上述这种常规完全相反。首先，我要教你如何打牌，当你在学习叫牌时，即使忘记了计算点，你也仍可以按照面前实际情况的需用，重新计算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你能认真学习这本书，逐章细读并做完所有的提问，你将来一定会比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桥牌手都要高明。

关于形式问题，为了增加趣味起见，我打破一般旧教科书的常规，特意配置了一组角色和一些对话问答，读者如果在阅读前试着回答所提出的每个问题，就更能加强学习的作用。我没有理会一些朋友给我提出的批评。他们认为我这样写是在写一部故事小说。的确是这样，但它没有小说那种布局，也没有情节。在叙述四个角色方面也很少润色，他们只是起了提出问题、或者出了一点错、或者回答一些问题的作用。这样，我就不用直接来说话了。

我的一位桥牌女伴认为把巴巴拉描绘得过分夸张自大，很不同意把巴巴拉作为一个典型。另外一位朋友（直瞪着我）说，没有，绝对不会有象巴巴拉那么聪明的人，而且也不可能学习得这么快的人。我想我知道的已有二三人是能够学习得很快的，但我同意朋友的看法，巴巴拉的确不是一个标准的初学者。不然，你自己与她一比较，就会感到自己

笨得太可怜了。无论如何，你学习得多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学得怎样好，对不断提高水平方面你能持续多久。当然，我这样说未免有些偏见，因为我自己学习新打法时也是很缓慢的。

本书从基本开始，告诉你花色、等级以及如何分牌。然而在逐步推进中，如果你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初学者，要保持跟得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你必须格外努力才行。我想这你是做得到的。

本书主要是为那些在社交场合中打过桥牌或偶尔参加过联赛，对桥牌已有点基本知识的人所设计的。这些基本知识中有的可能原来学得并不正确，或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一切都从头讲解。无论如何，在我的故事中，亨利和爱丽丝是曾经玩过桥牌的，而巴巴拉对桥牌则一无所知，只从我给的课程中学习，但对此极感兴趣，而吉利尚未学到攻守都精通的程度。有一个人在你身后给你指出错误，这对你是有帮助的。然而我知道，要精通桥牌，唯一的途径是实践。

我承认我不是要和汉明威较量，愿你也别被我所虚构的情节所干扰，只请你象我书中虚构的学生那样来研读这本书。当我要他们编进一些牌局来说明原理时，请你自己也照着试试。当我提出问题时，你先想想，并作答，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答案或我的意见。

为什么要你照我说的做呢？因为这样，收效就会大。打出一副好牌是极令人兴奋的——兴奋得会使很多爱玩牌的人常常失去价值感，甚至荒废了其它更重要的活动，我希望你

不这样。说实在的，如果你从未听说过桥牌，就更好了；但如果你打算玩它，你就要学习把它玩好。现在你可以自己酌定如何学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如何全面开始	(1)
第二章 手牌的打法	(20)
第三章 将牌	(38)
第四章 进手	(56)
第五章 防御	(83)
第六章 介绍叫牌原理	(103)
第七章 应叫的默契	(109)
第八章 开叫	(119)
第九章 对无将开叫的应叫	(130)
第十章 对开叫花色套的应叫	(146)
第十一章 增叫伙伴的花色套	(160)
第十二章 开叫人再叫	(177)
第十三章 促使叫牌配合	(200)
第十四章 记录和阻击叫	(221)
第十五章 盖叫	(241)
第十六章 技术性加倍	(256)
第十七章 争叫	(277)
第十八章 再开叫	(296)
第十九章 生活的事实	(311)

第二十章 平均牌型的满贯叫.....	(335)
第二十一章 不平衡牌型的满贯叫.....	(348)
附 录	(364)

第一章

如何全面开始

室内对讲机嗡嗡地响了起来，我拿起话机，我的秘书告诉我：“有一位亨利·哈卫先生刚来过电话，说要跟你谈些关于玩桥牌的事——他全家都想玩。我告诉他说你办公室里

有客人，并且一会儿就要去法院。他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请你随后给他回电话。”

“亨利·哈卫？我不认识。好吧，给我电话号码，下午我给他打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许他家里有些特殊的事情。有时候一位过路客人会打电话来询问当地桥牌联赛举行的时间和地点；或许此人和他的家属在一起，或许此人我见面才会想起是谁——我很不善于记名字，我不想在这方面多加猜想，我想把这事撂开，以便做我手下的业务。

下午我通了电话。哈卫先生的声音我不熟悉。寒暄之后，他详细说：“我退休几个月了。我的爱人和我刚从纽约市出来度一段延长的假期，并留住住在我们的女儿和女婿家里。我的老伴二十五年前曾跟爱雷·柯柏森学过一些桥牌课程，我在军队里也曾玩过一阵桥牌，但是这都是过去很久的

事了。我们都想从头开始。我们的孩子——即我的女儿和女婿——想和我们一起学。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初学者。我听说你在大约一年前曾教过一个桥牌班。我请问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讲些课？”

“对不起”我回答，“我只教过一个班，而且那个班是为高级牌手开办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教初学者，那对我来说，可能还得做不少准备工作。此外，收费按四人计算看来过高。我建议你们每周一次去洛杉矶上课，我认识一位很好的教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打听一下他是否有晚上开课的初学班。”

“不，我们不要上大课。理由之一是我的女婿有时必须在晚上工作，如果授课时间和工作时间是同一个晚上，那他就会缺课。此外，四个人为了上一个小时课而费去三小时的旅程，这不明智。我们的时间比节省下来的钱更宝贵。”

“在我想来，”他继续说，“谁都不要受拘束。什么时候我们要上课，而你也有空，你就来我女婿家吃晚饭，然后给我们上一课。我的爱人和我在这儿大约呆六个月，并希望每周上一课。我愿意每课付五十元并供给你需要的用具，那么你就没有其它开支了。如果你认为五十元少一点，我愿意增加。但是我想你将会发现我提出的是个有趣的挑战，要比较你去教一个大班更有意思。”

“好吧！”我答应了，“我愿意试试。坦白地说，我曾经同那些深知想要学什么和为什么要学的人打过交道。你的提议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约定下星期二晚间在吉利·弗兰克林也就是哈卫先

生的女婿家开始讲第一课。挂上电话后，我就考虑这些学生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哈卫先生在退休前必然是一位商人，还可能是一位董事，习惯于向周围的人发号施令。显然，钱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每一课给一百元或五十元是一样现成的。但是他那坦率的态度使人很自然地打消了斤斤计较的杂念。

“有趣的挑战”他曾这样说过。我在六个月内究竟能给这四位知识分子教授多少桥牌知识呢？我是否应该鼓励他们在这些课中学打桥牌联赛呢？还是应该设法使他们祛除过去受到的“陈腐”影响，而按照我所教导的那样去学习？我想起了“我的美人”这个剧本内所说，有一个在街上卖花的女孩，在一个意想不到的短短的时间内，竟变成了一个既美丽又有教养的女郎。假使肯教肯学紧密配合，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完成这个奇迹。在另一方面，我这种印象可能是很荒谬的。即便哈卫先生可能很愿意，而且也有决心去成为一个桥牌好手，但是他的家属可能拖慢他的进展。不用过多地推测了，还是先考虑我对这几位初学者应教些什么和他们在每个晚上能够学到什么为好。

弗兰克林的家在市里最好的地段，是一所很可爱的现代化房子。大家相互介绍之后，哈卫先生说：“我们将来要经常见面，用‘哈卫先生’这个称呼使我感觉到太郑重了，请叫我亨利。说真的，让我们大家都叫名字吧！”

我原预料过亨利是一位生气勃勃的人。他的妻子爱丽丝是一位文静而腼腆的人。他俩本人竟和我想象中的形象一样。这确是很不平常的事，因为我很不善于凭电话中的说话

声音去揣度人的形象，或者什么样的女人会匹配什么样的男人。最惊喜的是巴巴拉·弗兰克林。她是一位非常媚人的年轻女郎，她不依靠卓越的桥牌艺术也很容易找到桥牌的伙伴，虽然我对艳媚女人的初次印象总爱打个折扣或划个问号，但她仍不失为一个伶俐而热忱的人。

只有吉利·弗兰克林我对他有点失望。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但总觉得他的态度未免有点冷漠或者是不感兴趣似的——好象他是勉强来凑数玩这种四人赛牌戏而并没有要求学好打桥牌的热情。然而两位青年人正当二十开外，这样年轻，却有这么好的一幢房子，吉利肯定有点本事。在他还不知道桥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之前，他怎么能对它发生感情？可能在他懂得怎样去玩以后，是会热心起来的。

吉利和巴巴拉确是一窍不通的初学者。巴巴拉曾玩过王牌戏和乌拉圭的纸牌戏；吉利则玩过品乐可和扑克。谁都没有看过打桥牌，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讲解甚至是最基本的东西。

“桥牌，”我讲解说，“玩的是五十二张纸牌，每一种花色有十三张。它们的顺序是由最高的A、K、Q、J……到最低的2点。而A、K、Q、J和10五张是‘大牌’，或称‘王牌’。10点以下的叫‘点牌’或‘一般牌’。花色分四个等级即黑桃，红心，方片，草花。花色的等级只是在叫牌时才是重要的。在打牌时，草花2可以赢黑桃A。说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认为，”吉利问道，“在开始以前谁都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叫牌，这与品乐可一样，对吗？”

“坦白说，我对品乐可了解得不多，不能准确地回答你，”我回答说，“桥牌是两个人合伙的游戏，它与扑克和品乐可不一样。你要和你的伙伴根据两人手中牌所能做成的水平来叫牌。我想品乐可或其它的牌戏则是选择自己的某一套花色作为将牌去压倒其他的对方的叫法。在定约式桥牌中则往往要超过对方所叫出的水平才能叫成定约。一般来说，你叫得愈高，所得的记录分就愈多。你们大家都已听懂了我刚才讲的选择花色套将牌的意思吧。我们很快就要讨论这些，巴巴拉，你先来迁牌以决定伙伴和座位，然后我来做庄家的分牌、叫牌和玩牌的示范表演。”

“你说‘迁牌以决定伙伴’，”亨利说，“在军队里我老和我的战友去向别人挑战。我们总是在一拨。”

“我正在看国际比赛的报道，意大利胜了。”巴巴拉说，“是不是美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对抗其它的国家呢？”

“对，”我回答说，“在重大的比赛时，参加者是自己事先挑选伙伴的。在分局比赛时，我们现在要学的正是这种比赛法，你们也可以事先挑定伙伴。假使愿意的话，整个晚上伙伴可以固定下来。但在社交上的习惯是由抽牌或迁牌来决定的。一个晚上要换好几次伙伴。你们看，牌已摊在桌子上，面向下，象扇形，你们每个人可以抽一张。”

爱丽丝抽的是草花5，亨利抽的是黑桃K，巴巴拉抽的是草花J，吉利抽的则是红心J。

“亨利和吉利是伙伴，因为他们俩抽的牌最大。”我说，“因为亨利抽的牌最大，所以请他挑选座位，并由他来分牌。吉利坐在他对面。你们两位女士坐在其它两个空位

上。”于是他们就围坐在桌子的四面。

“为什么吉利的J比我的J大呢？”巴巴拉问，“你不是说花色的级别只是在叫牌时才起作用吗？”

“你说得对！我是这样说过的。你确实很机灵，记性也好。有时，我只说一般的大原则，为了不打乱你们，所以小的例外我就先不提出来——没料到你这么快就抓住这个辫子了。”

亨利开始洗牌，然后交给他右方的爱丽丝去迁牌。她拿起大约一半的牌，放在剩下的一半牌的旁边。亨利就把剩下的一半放在那一半的上面。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巴巴拉问。

“在洗牌的时候，可能有人已看到最下面的一张牌，”亨利回答说，“经过这样一迁动，就谁都不知道这张牌夹在哪里了。”

亨利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牌面向下，从左边巴巴拉开始一张张分给每个人。在这时，我又要求吉利把另一副牌洗出来并放在他的右手旁，以备下一次由巴巴拉来分牌。

“桥牌可以用一副牌玩，”我解说，“但为了节省时间，一般都用两副牌。不过两副牌背面的颜色须是不同的。庄家分牌时，他的伙伴就洗牌。每次分牌的最后一张必定是分给自己。假使不这样，说明牌已分错，需要重分。错分一般是因为两张牌迭在一起或一张牌掉在地上。另一可能是忘了把鬼牌拿掉。”

当牌分完后，各人都拿起自己的牌，并象下图所示，按花色整理开来。

“在这个时候，我将教你们如何叫牌，从而可以学到一些叫牌技巧的概念。亨利，你是庄家，应该先叫，你说‘不叫’，意思是不叫牌。巴巴拉也应该不叫。吉利应叫‘1个红心’，而爱丽丝应该不叫。亨利，当你在军队里玩牌而取得这副牌时，你会怎样叫呢？”

“1个黑桃。”

“对！巴巴拉，你现在应该叫‘2个草花’。”

“2个草花。”

然后我告诉吉利和爱丽丝都应该不叫，而亨利应该再叫2个黑桃。后面三个人都应不叫。叫牌应依次连续叫。在三个人都连续不叫时，叫牌过程就算结束。

“这些叫牌都表示什么呢？”巴巴拉问。

“每次叫牌都表示一个建议，建议按他提出的条件达成定约。当吉利叫出1个红心时，这就意味着他说，‘假使没有别人再叫，我将以红心为主牌，在赢六墩之外加赢一墩’。南位提出的是以黑桃为将牌也是在六墩之外再加赢一墩。你叫出2个草花，意思也是六墩之外再加赢两墩。亨利再叫的黑桃花色在级别上高于你的草花，所以压过你，但也表示可以赢八墩。所有叫牌都是建议在六墩之外再加赢几墩。什么叫做一墩，我稍后会作解说。三人都不叫了，表示亨利的建议已被其余的三人接受。这就是定约已达成。假使他和他的伙伴履行了所达成的定约，他们就能得分。如完不成他们定约的条件，即赢不到八墩，亨利和他的伙伴将要受罚。

“最后叫牌既是两个黑桃而且亨利是第一个叫黑桃的人（在上例中他还是唯一叫黑桃的人），所以这副牌以黑桃作